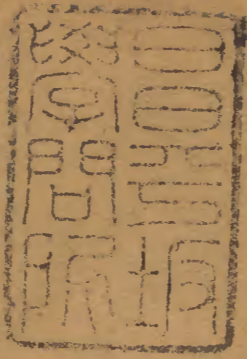


應代名臣言行錄

五梁陳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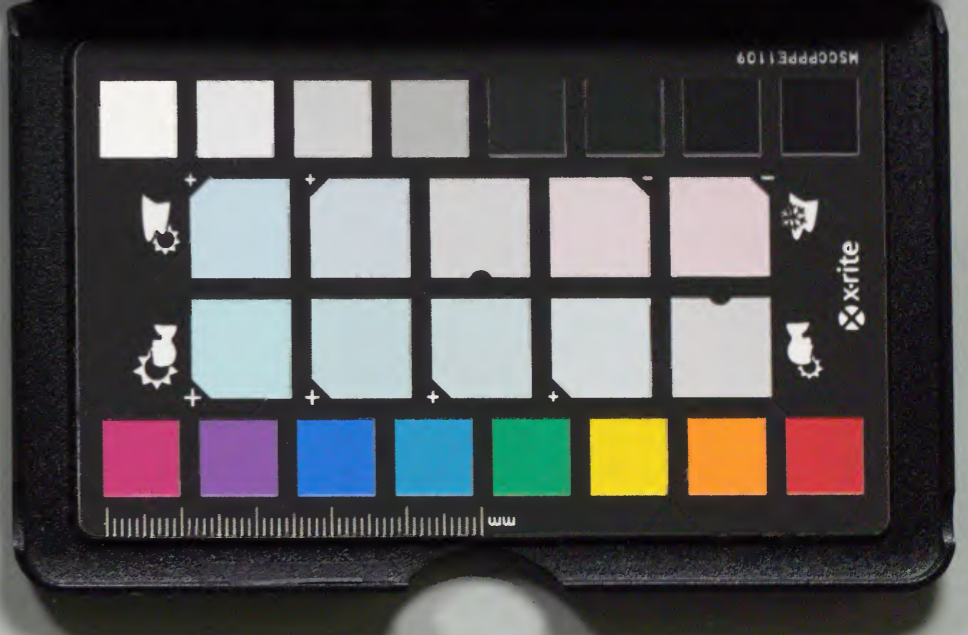
九下



								漢書門
			二	三				
		三	三	九				
	六	三	六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三	二			漢
九	三	九		書
函	三	六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98	
冊數	36 (12)		
函號	290	19	





淺草文庫

梁紀 蕭姓齊之疎族凡四主得年五十四

附東西魏 東魏都鄴滅於齊西魏都長安滅於周

高祖武帝 名衍字叔達大通中大通大人在位四十八年有天監

壽八十有六

太宗簡文帝 名綱武帝第三子在位二年

世祖孝元帝 名繹武帝第七子在位三年號

敬帝 名方智元帝第九子在位三年有紹泰太平二號禪位於陳尋被弒

歷代各代言行錄 五代梁紀

梁名臣目錄

涪村朱桓拙存編輯

柳慶遠

字文和河東解人官安北將軍雍州刺史雲杜縣侯諡忠惠

呂僧珍

字元瑜范陽人官散騎常侍領軍將軍平固縣侯諡忠敬

吉玢

滕曇恭

庾黔婁

范雲

字彥龍南鄉舞陰人官尚書僕射諡曰宣

江淹

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官金紫光祿大夫封醴陵侯諡曰憲

任昉

字彥昇樂安博昌人官寧朔將軍新安太守諡曰敬

謝朓

裴子野 字幾原河東聞喜人好學善屬文官中書通事

蕭子顯 字景陽蘭陵人好學工文官仁威將軍吳興太守著後漢書齊書

蕭子雲 字景喬子顯弟性沈靜不樂仕進留心撰著官侍中著晉書一百十一卷

徐勉 字希範烏程人八歲能文官中書侍郎

何遜 字仲言東海鄒人八歲能賦詩官尚書水部郎

劉峻 字孝標平原人好學家貧常燎麻炬終夜不寐聞人有異書必往所借時人謂之書淫

何點 字子皙廬江潯人父以疾害妻坐法死點感家謂欲絕婚宦不入城府齊梁累徵不就兄求弟屑並居隱

阮孝緒 居隱

陶宏景

昭明太子

韋粲 附裴之高楊白華

張嶷

沈浚

始興王憺 字

韋叡 字 人

羊侃 字 人

王琳 字 人

和顏誘之對曰凡鯢鮪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
 壘粉但囚父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今瞑目引
 領以聽大戮情死意竭無言復對法度具以聞上宥其
 父罪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玃曰異哉王尹
 何量玃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當此舉乃是因
 父買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年十七應辟本州主簿攝
 縣期月風化大行後鄉人及丹陽尹丞薦玃孝行純至
 敕付太常旌舉初玃以父陷罪因成悸疾後疾發而卒
 時有豫章市昌人滕曇恭者年五歲母患熱思食寒瓜
 土俗所不產曇恭屢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

具告以故桑門曰我有二瓜分一相遺因拜謝捧瓜還
 以薦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父母卒水漿
 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絮絮蔬
 食終身每至忌日晝夜哀慟太守引為功曹固辭不就
 時號為滕會子

庾黔婁 字子貞新野人

父易司徒主簿徵不至有高名黔婁少好學多講誦孝
 經未嘗失色於人齊永元初除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
 家遘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
 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

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易亡居喪過禮。廬於冢側。和帝卽位。將起之。手書敦譬。黔婁固辭。服闋。除儀曹郎。梁臺建。鄧元起為益州刺史。表為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怒其異眾。乃請書數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於蜀。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殮。攜喪歸鄉里。還為金部郎。遷記室參軍。梁建東宮。以本官侍太子。讀講五經義。甚見知重。遷散騎常侍卒。

徐勉

字脩仁。東海郟人。

幼孤貧。早厲清節。及長。篤志好學。起家國子生。射策舉高第。累官領軍長史。瑯邪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勉相識。每託人召之。謝不往。俄而元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鑒。高祖踐阼。拜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天監二年。遷侍中。時王師北伐。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宅。每還。羣犬驚吠。勉嘆曰。吾國爾忘家。乃至於此。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遷吏部尚書。典選。彝倫攸敘。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容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有客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時人服其無私。尋領太子中庶子。除尚書僕射。盡心奉上。知無不為。禁省中事。未嘗漏泄。博通經史。多識前世朝儀國典。婚冠吉凶。皆預圖議。以疾求解任。詔不許。勉雖居顯位。不營產業。家無蓄積。俸祿分贍親族之窮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輶如其不才。終為他。有嘗為書戒其子崧曰。吾家世清廉。故嘗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

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為宅。倘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

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瞻內外大小。宜令得所。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諸輩。人無間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汝當自勸。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與。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畧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屨。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自茲以後。吾不復言。汝亦勿復與吾言之。記云。夫

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大同元年卒。贈特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諡簡肅。

阮孝緒

字士宗。陳留尉氏人。

幼至孝。性沈靜。雖與兒童遊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七歲出後。從伯盾之。盾之母卒。有遺財百餘萬。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盾之姊瑯琊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父誡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勸。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

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為居士。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其必至。顛覆常逃。匿不與相見。及晏誅。親戚咸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義師圍京城。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鄰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天監初。御史中丞欲造而不敢。望而嘆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為名流所欽。尚如此。徵辟不就。或問之。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為仁由己。何關人世。況僕非往賢之類耶。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行當自到。果心驚而返。

鄰里嗟異之。嘗著高隱傳。上自黃炎。終於天監之末。斟酌分為三品。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磨廡可驂。何以異夫。驥騫。鄱陽王妃。孝緒之姊。王嘗命駕欲就之遊。孝緒鑿垣而遁。卒不肯見。諸甥歲時饋遺。一無所納。大同二年卒。

陶宏景

字通明。丹陽秣陵人。

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為遠矣。及長。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讀書萬餘卷。善琴棋。工草隸。齊高祖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

交外物。惟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取決焉。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賜以束帛。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遍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咏盤桓。不能已已。爲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宏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惟一家僮得侍其旁。特愛松風。每聞其響。忻然爲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

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著帝代年歷。又嘗造渾天象。云脩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高祖早與之遊。及卽位後。恩禮逾篤。書問不絕。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咨詢。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善辟穀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五。贈中散大夫。諡曰貞白先生。有詩云。夷甫任誕散。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蓋以人士競談元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其前知如此。

昭明太子

名統字德施

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能諷誦。

天監元年立爲太子以年幼居於內拜東宮官屬皆入直永福省五年始出居東宮性仁孝自出宮恒思戀不樂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於國學十四年正月朔高祖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太子美貌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日皆憶每遊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帝大宏佛教太子亦崇信三寶普通七年十一月太子母丁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

高祖遣使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卽彊進飲食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又敕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比更無餘病正爲汝如此胸中亦圯塞成疾故應強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雖屢奉敕勸逼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消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幾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每所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卽就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

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確。古今間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元圃寧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汎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侯慚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普通中大軍北討。京師穀貴。因命菲衣減膳。改常饌為小食。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有流離道路。密加振賜。又出主衣綿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貧凍。若死亡無可斂者。為備棺槨。

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郡吳興義興三郡民丁就役。疏諫曰。伏聞當發上東三郡民丁。開漕溝渠。導泄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誠矜恤之至仁。經畧之遠旨。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聞吳興屢年失收。民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惟義興去秋有稔。復非常役之民。即日東境穀價猶貴。劫盜屢起。在所有司。不皆聞奏。今征戍未歸。疆丁疎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為民蠹。又出丁之

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為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為弊更深。且草竊多。何侯民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工否。聖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有愚心。願得上啓。帝優詔諭焉。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坐起恒西向。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及寢疾。恐貽帝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啓。比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大通三年四月卒。年三十一。諡曰昭明。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惋愕。京師

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氓庶及疆徼之民。聞喪皆慟哭。

韋粲

字長倩。杜陵人。

少好學。仗氣誼。為衡州刺史。太清二年。徵為散騎常侍。至廬陵。聞侯景之亂。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渡江。以問內史劉孝儀。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或恐不然。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敕。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江州去京

最近。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今宜移鎮溢城。遣偏將賜見。隨足矣。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隨粲。粲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至橫江。粲卽送糧仗。散私財以賞其戰士。東西道都督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渡江。粲仲禮等合軍屯新林。粲議推仲禮爲大都督。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粲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年位。皆在粲下。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乃單舸至之高營。

切讓之曰。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爲大都督。宣城內史楊白華遣其子將兵繼至。援軍大集。衆十餘萬。侯景囚之高弟姪子孫列於陳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卽烹之。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不中。柳仲禮以晦夜入韋粲營。部分衆軍。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粲以青塘當石頭中路。賊必爭。頗憚之。仲禮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盾助之。正月朔。仲禮徙營大桁。會大霧。粲軍迷失道。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九 五代梁 裴之高 楊白華

比及青塘夜已過半立柵未合景亟遣銳卒攻之粲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盾以舟師截其後叔盾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與景戰大破之稍將及景而賊自後斫之中肩景得免自是不敢復濟南岸仲禮亦氣衰不復言戰矣三月侯景陷臺城仲禮叛降景

張暉 字

人

沈浚 字

人

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與吳興太守張暉起兵討侯

景景號令所行惟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景使侯子鑿寇吳興吳興兵力寡弱暉書生不嫻軍旅或勸暉效袁君正迎降暉嘆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墮之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鑿執送建康景欲活之暉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為幸景猶欲存其一子暉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浚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九 五代梁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九 五代陳紀 張嶠 沈浚 五

陳紀 陳姓漢陳實後凡北朝齊周 齊高姓都鄴周 宇文姓都長安

陳紀 五主得年三十二 北朝齊周 齊高姓都鄴周 宇文姓都長安

高祖武帝 名霸先字興國吳興 人在位三年號永定

世祖文帝 名禧武帝兄始興王之子武帝無子 迎立之在位七年有天子嘉天康二號

廢帝 名伯宗文帝太子在位二年 號光大為安成王項所廢

高宗宣帝 名頊始興王第二子 在位十四年號大建

後主 名叔寶宣帝子在位七年有 至德禎明二號為隋所滅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九 五代陳紀 三

姚察 字伯審武康人幼有至性以孝聞官祕書丞北絳郡開國公專志著書白首不倦子思廉

顧野王

傅縡 附章華

殷不害 弟不佞

謝貞 字元正陳郡陽夏人幼聰敏有至性居親喪哀毀逾禮八歲為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官招遠將軍

司馬暠 字文昇河內温人至性官散騎常侍子延

沈洙 字宏道武康人方雅好學不妄交遊積思經術官通直散騎侍郎

張正見 字見蹟清河東武城人幼好學有清才官通直散騎侍郎

節錄名臣言行錄

涪村朱桓拙存編輯

陳

虞荔

虞寄

徐陵

顧野王

傅縡

附章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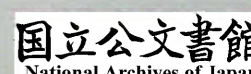
殷不害

弟不佞附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虞荔 字山披會稽餘姚人

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
經凡有十事荔隨問輒應無有遺失太守欲見之辭曰
未有板刺無容拜謁辟為主簿辭以年少不就及長博
覽墳籍善屬文仕梁為中書舍人以文史見知淡然靖
退當時號為清白高祖受禪致書迫切之不得已應命
至都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領大著作初荔母隨荔
入臺卒於臺內尋而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身蔬食布
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淡然無營文帝
深器之引在左右朝夕顧訪性沈密少言論凡所獻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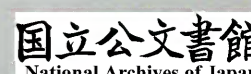


莫有見其際者時弟寄寓於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之輒流涕文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敕寶應求寄寶應終不遣荔因以感疾帝數往臨視令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於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敕中使相望於道又以荔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敕給魚肉荔終不從及卒帝甚悼之贈侍中諡曰德子世基世南並知名

虞寄 字次安會稽餘姚人

少聰敏及長好學善屬文性冲靜有栖遁之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梁武帝時獻瑞雨頌帝欲加擢用寄聞

之嘆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惟以書籍自娛侯景之亂遁還鄉里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高祖平侯景寄勸寶應令自結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和戎將軍中書侍郎愛寄才每欲引為僚屬固辭獲免及寶應與留異潛有逆謀累諫不聽虞禍及己乃為居士服居東山寺寶應遣使燒其屋至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致書極諫曰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自天厭梁德英雄互起陳氏夷凶剪亂海內樂推此乃天時非人力也且兵革以後民皆厭亂其



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而弗顧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昔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出無名未知其利實應大怒然以寄民望優容之及寶應伏誅文帝令寄還朝以爲衡陽王掌書記曰所以屈卿遊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尋兼散騎常侍國子博士表求還鄉高宗卽位徵爲揚州治

中尚書左丞並不就。太建八年，加大中大夫。十一年卒。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於臨危執節，則辭氣凜然，白刃不憚也。及歸，或出遊，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爲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感人如此。

徐陵 字孝穆 東海郟人

八歲能屬文。十二通莊老義。旣長，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辯。仕梁爲散騎常侍，使魏被留，侯景寇京師，陵父攜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憂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不遣。及後隨

蕭淵明還累官黃門侍郎高祖受禪加散騎常侍文帝
天嘉六年爲御史中丞時安成王瑒以帝弟之重勢傾
朝野直兵鮑僧叡恃勢爲不法陵奏彈之導從南臺官
屬引奏案而入世祖爲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安成王
侍殿中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之下殿帝爲免瑒
侍中官朝廷肅然天康元年以爲吏部尚書陵以梁末
以來選授多濫乃爲書示衆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白
銀難得黃札易營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咨議參軍
市中無數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
望也所望諸賢深明鄙意衆咸服焉太建二年遷尚書

僕射高宗議北伐命舉元帥朝論不能決陵乃舉鎮前
將軍吳明徹都督征討曰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
畧人才當今亦無過者又舉都官尚書裴忌爲副遂克
淮南數十州之地高宗因舉酒屬陵曰賞卿知人陵避
席對曰定策出自聖衷非臣之力也以年老累表乞致
仕優詔不許後主卽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至德
元年卒諡曰章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清簡無所營
樹祿俸與親族共之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詔冊皆陵
所製爲一代文宗年數歲家人攜以候寶誌上人寶誌
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顧野王

字希馮吳郡吳人

幼好學。七歲讀五經。畧知大旨。九歲能屬文。嘗著日賦。年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而遍觀經史。精記博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梁大同四年。除太學博士。遷中領軍。臨賀王府記室參軍。侯景之亂。野王以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數百人。隨義軍援京邑。野王體素清羸。又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京城陷。復往東陽。與劉歸義合軍。據城拒賊。侯景既平。使監海鹽縣。高祖作宰。為王府記室參軍。天嘉元

年。敕補撰史學士。後主時。遷黃門侍郎。光祿卿。卒。贈右衛將軍。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弟卒。撫養幼孤。恩誼甚厚。在朝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及其厲精力行。人皆莫及。其所著玉篇。輿地志。符瑞圖。分野樞要。續洞冥記。元象表。並行於世。

傅綽

字宜事。北地靈州人。

幼聰敏。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梁太清末。攜母避難南奔。俄丁母憂。在兵亂之中。居喪盡禮。哀毀骨立。士友以此稱之。陳後主時。官中書通事舍人。性木彊。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等譖其受高麗

使金收下獄。乃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慾，遠詔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厩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帝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矣。上益怒，遂賜死。同時有大市令吳興章，字仲宗，家世農夫，華獨好學能文。至是上書極諫曰：昔高祖南平百

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勤矣。陛下卽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詔佞讒邪，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轡，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書奏後，主大怒，卽日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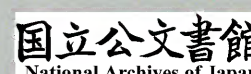
殷不害

字長卿，陳郡長平人。

性至孝，居父憂過禮。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不至。士大夫以篤行

稱之。年十七，仕梁為廷尉平長於政事。飾以儒術，名法有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梁元帝立，以為中書郎，兼廷尉卿。因將家屬西上。江陵之陷也，不害先於別所督戰。失母所在，於時甚寒，冰雪交下，老弱凍死者填滿溝塹，不害行哭道路，遠近尋求，遇見死人溝水中，即投身而下，扶捧閱視，舉體凍濕，水漿不入口，號泣不輟。聲七日始得母尸，不害憑尸而哭，每舉音輒氣絕。行道為之流涕，即於江陵權殯，遂入長安，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大建七年，自周還朝，除司農卿。遷光祿大夫。禎明三年卒。年八十五。弟不佞，字季卿，少立名。

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吏術。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絕，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為居喪之禮。後迎母喪歸葬。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



Blank area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隋楊姓宏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都長安凡四

高祖文帝名堅字那羅延在位二

煬帝名廣文帝第二子在位十三年號

恭帝名侑煬帝孫元德太子之子鎮京師義兵入長安

恭帝名侗元德太子之子煬帝凶問至東都留守段

達等立之在位二年號皇泰為王世充所弒

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墳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書之三厄也魏文帝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馮陵從而失墜此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畧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

七錄總其書數七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還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采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闕比梁之舊日止有其半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九 牛宏 一 主

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公。拜吏部尚書。奉敕脩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代。又請依古制。脩立明堂。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除太常卿。詔定雅樂。遂議樂事。上善其議。宏在吏部。先德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有緩滯。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宏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

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惟宏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嘗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宏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大業六年。從幸江都。卒。諡曰憲。

柳彧 字幼文 河東解人

少好學。頗涉經史。仕周。為寧州總管。文帝受禪。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僚敬憚。上嘉之。曰。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上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九 五代隋 三

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荊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前在趙州。闇於職務。賄賂公行。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長也。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民涖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若令刺舉。所損殊多。上善之。干子竟免。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妹。或劾之曰。君明忽劬勞之痛。惑燕爾之親。冒此苴衰。命彼褊翟。不義不暱。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錮終身。以

懲風俗。二家竟坐罪。時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疏諫曰。自古聖帝莫過唐虞。然堯咨四岳。舜任五臣。皆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願察臣言。少減煩務。惟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上嘉納之。又疏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燃燈遊戲。竭貲破產。競此日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無益有損。請行禁斷。詔從之。持節巡河北

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賦汗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拜儀同三司

蘇威字無畏武功人綽之子

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若成人周文帝時襲爵美陽縣公冢宰宇文護欲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為所逼卒不獲免然每居山寺以諷誦為娛文帝受禪以為納言帝嘗舉觴謂羣臣曰太史言朕祚運盡於三年今欲營南山峻處與公等固之以觀時變如何威進曰周文脩德旋地動之災宋景一言退法星三舍願陛下恢崇德度享天之休若棄德恃嶮同舟之人

誰非敵國縱南山之岨安足固哉帝善其言屬之以酒初威父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稱為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弩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從之帝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拂衣而入良久召威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謂朝臣曰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匹也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拜尚書右僕射威嘗言於帝曰臣先人

每戒臣云。惟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帝深然之。威行已清。儉以廉。慎見稱。然每至公議。惡人異已。雖小事必固爭之。人以為無大臣體。年八十二。終於家。

辛公義

字

隴西狄道人

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學生。召入露門學。令授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上數嗟異。時輩慕之。授宣納中士。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病者多死。公義欲變其俗。分遣官人巡檢部內。

凡有疾病。皆令輦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一榻。獨坐其間。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自省問。病者悉瘥。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皆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境內呼為慈母。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即宿廳事。終不還閣。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欵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

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於滄海皆苦水災境內大牙獨無所損煬帝時除內史侍郎

長孫平

字

洛陽人

開皇五年為度支尚書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上從之

韋世康

字

杜陵人

世康和靜謙恕為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

便辭因乞骸骨不許開皇十五年以為荊州總管

王通

字仲淹龍門人

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眾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問息諂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

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囫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國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諡曰文申子，弟疑字叔恬，為隋著作郎，常居慄如也。子孫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樸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

堯君素

字

魏郡湯陰人

君素為鷹揚郎將，大業末從大將屈突通拒義師於河東，通引兵南遁，署君素守河東，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

素見通，歔歔流涕，悲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襟，因說君素早降，以取富貴，君素以名義責之，通曰：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既絕，乃為木鷲，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公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乃承制拜金紫光祿大夫，遣行人勞之，時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為陳利害，朝廷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乃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歔，謂將士曰：吾大義，不得不死。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九

堯君素

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持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久之食盡。又聞江都傾覆。左右殺之以降。貞觀十二年。詔曰。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

附巾幗名臣

譙國夫人冼氏

孝女王舜

鄭善果母崔氏

附巾幗名臣月錄

Blank spac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譙國夫人洗氏

初燕昭成帝奔高麗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會自業至孫融世為羅州刺史融子寶為高涼太守高涼洗氏世為蠻酋首領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幼賢明多籌畧善用兵諸蠻皆服其信義融聘以為寶婦融雖世為方伯非其土人號令不行洗氏約束本宗使從民禮參決辭訟雖親戚無所縱舍由是馮氏始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止之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眾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願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

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謂寶曰：平虜今與官軍相拒，勢不得還。遷仕在州，不能為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鬪，宜遣使界辭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倡言輸賒，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走保寧都。洗氏與霸先會於贛石，歸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能平賊，宜厚資之。陳高祖永定二年，馮寶卒，時海隅擾亂，洗氏懷集部落數州晏然。其子僕生九年，遣帥諸酋長入朝，詔以為陽春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召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

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紇徒潰散。陳將禽斬之，僕以夫人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命洗氏為石龍太夫人，賜以繡幃安車，鼓吹麾節，鹵簿如刺史之儀。陳至德中，僕卒，後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為聖母。隋遣總管韋洗安撫嶺外，陳將徐瑄以南康拒守，瑄不敢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遺夫人書，諭以國亡，命其歸化。夫人集首領數十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魂帥衆迎洗。洗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魂為儀同三司，冊洗為宋康郡夫人。開皇十年，番禺夷王仲宣反，嶺南首領多應之，帥師圍韋洗夫人。

遣其孫暄帥衆援洗。逗遛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繫獄。更遣孫益進兵南海。會裴矩擊斬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引毅騎。衛詔使裴矩巡撫二十餘州。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矩承制使還。統其部落嶺南。悉定。帝拜益爲高州刺史。贈馮寶譙國公。冊洗爲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聽便宜行事。赦暄逗遛之罪。賜物五千段。皇后以首飾及燕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於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於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惟用一好心。今賜物俱存。此忠孝之報。時番州總管趙

訥貪虐。諸俚獠多有叛亡。夫人上封事論之。上遣推訥。竟致於法。赦夫人招慰叛亡。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所至皆降。上嘉之。賜臨振縣爲湯沐邑。贈僕爲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洗卒。諡曰誠敬夫人。

孝女王舜

王舜。趙郡人。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亡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妹粲五歲。璠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讐之心。長忻不爲備。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

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至使父讐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意何如。皆垂泣曰。惟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墻入。手殺長。析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舉。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特原其辜。

鄭善果母崔氏

崔氏清河人。適滎陽鄭誠。生善果。周末誠討尉遲迥。力戰死於陳。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睦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再。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死夫爲無禮。寧當割耳剪髮。以明素心。違禮

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爲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障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卽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床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獲奉灑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旣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

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襲茅土今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耶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失亡官爵外則虧天子法以取罪戾吾死日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每至夜分而寢善果曰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答曰吁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乎今秩俸乃天子報汝先人殉命也當散贍六親為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為貴乎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及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墜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

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閭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門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脩理公宇及分僚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為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為天下最徵授光祿卿其母卒後善果為大理卿漸驕恣公清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